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一七一回 證心期三生傳慧業 聽眉語一响醉風情

且說那位臥雲閣的女東家，把自己的出身來歷約略和章秋谷等講了一遍。說到那身世飄零之處，不由得有些淒楚起來，低著頭歎一口氣。章秋谷便走過去，握著他的手，上上下下的打量一番，喝一聲采道：「好得狠，真是個絕代佳人，將來不知道那一個人有福消受你這樣的一個人呢！」那女東家聽了臉上一紅道：「倪是老太婆哉，啥格好呀！」說著，卻把章秋谷的手緊緊的握了一握，笑盈盈的飛了一個眼風。秋谷也還飛了他一眼。正在有些意越神飛之際，忽然聽得樓下人聲鼎沸起來，許多人的聲氣鬧成一片。章秋谷和辛修甫等都吃一驚，大家立起身來，問樓下什麼事情。那女東家按住了章秋谷道：「俚篤格排流氓坯，一逕是實梗格。嚙啥事體，唔篤坐末哉。」秋谷聽了把眉頭皺了一皺，正要開口，忽然又聽得樓下的那幾個人大嚷大笑在那裡講話，講的話兒一句句的聽得□分清楚。只聽得一個人笑著說道：「今天老二找著了主顧，這個老槍的身段卻著實的不差，今天晚上廣東貨吃了。」說罷，大家都拍手打腳的哈哈大笑，鬧得個鴉飛雀亂，煙起塵喧。這個女東家聽了這幾句話兒，不由得臉上一陣陣的紅起來，含羞帶笑的對著章秋谷說道：「耐聽聽看，格排殺千刀阿要面孔，隨便啥格閒話總歸說得出格。」

章秋谷的性情本來最恨的喧囂煩囂，最喜的沉靜清閒。方才進門的時候，看著那些吃煙的人都是些不三不四的流氓，連一個規規矩矩的人都沒有在裡頭，就有不願意進去的意思，卻被這位女東家自己走出來，把他們邀上樓去。章秋谷雖然跟著他一同上去，心上卻暗暗想道：這個地方，那班來的人未免太龐雜了些，不是我們可以常常來的。如今聽得樓下喧擾到這步田地，那裡還坐得住，便急急的立起身來要走。那女東家一把拉住了秋谷的衣服，再也不放，只問他為什麼要去。章秋谷對著他把頭搖了一搖，也不說別的，只說我們有要緊事情去了，改日再來。那女東家聽了，明知道是為著方才樓下喧鬧的緣故，所以急著要去，心上□分不捨，便低低的對秋谷道：「耐阿是嫌比倪搭地方齷齪，坐才勿肯坐歇？倪要搬場哉呀，搬仔場蠻清爽，嚙撥啥別人來，耐要來格噓！勿然未倪一淘吃大菜去阿好？」秋谷聽了，知道他有心俯就，便去他耳邊低低的說了幾句。那女東家呆了一呆道：「格末耐幾時有工夫呀？」秋谷道：「明後天有空就來。」那女東家又拉著秋谷道：「耐勿要騙倪呀！耐騙仔倪，是倪勿來格。」秋谷道：「這個自然，那有哄你的道理？」

辛修甫見了微笑不語。王小屏見了便哈哈的笑起來，對著章秋谷扮個鬼臉道：「你弔膀子的本領著實不差，我們和你在一起弔膀子，總弔你不過，這是個什麼緣故？」那女東家聽了把頭一扭道：「啥格弔膀子勿弔膀子，倪才勿懂格。」王小屏笑道：「你懂也罷，不懂也罷，停幾天你們兩個人做成了交易，看你再說不懂！」

那女東家聽了著實的有些不好意思，要說什麼卻又沒有什麼說的，只得別轉頭去，洋洋的笑道：「倪一塌刮仔才勿曉得，耐去瞎三話四，勿關倪事。」王小屏正還要和他取笑，章秋谷連忙對他搖一搖頭道：「算了，算了，我勸你少說幾句罷。」

王小屏笑道：「阿唷！你們大家看看，剛剛弔膀子弔得有些意思，就這般捨命相幫。我也勸你將就些兒罷。」說得大家都哈哈一笑。

章秋谷道：「你要和他鬧俏皮，講笑話，聽你一個人坐在這裡，慢慢的鬧你的就是了。我們卻沒有工夫奉陪，要先走一步了。」王小屏把舌頭一伸道：「那還了得！這個人已經是你的禁脔，我就有天大的膽量，也不敢挨他一下。萬一個你和我吃起醋來，你的氣力又大，拳棒又精，我區區雞肋，那裡當得起你的尊拳？給你一拳打死了，叫我到那裡去叫冤？」這幾句話兒，說得連女東家也笑起來。章秋谷笑道：「這個時候，我也沒有工夫和你鬥口。」說著便走過去，一把拉著王小屏的手往下便走，好似提著個小雞一般。王小屏連連叫道：「我走，我走，你不要動手！」

秋谷聽了，方才放手。大家走下扶梯，那女東家竟送下樓來，直送到屏門外面方才回去。到了明天，章秋谷把這件事兒不知道忘到什麼地方去了，竟從此沒有去過，也從此沒有見過這個人。

如今聽得王小屏提起去年舊事，心上方才想起這個人來，便也笑道：「怎麼我如今的記憶力竟弱到這般田地，竟把這件事兒遺忘得乾乾淨淨？不是你們提起，我那裡還想得出來。但是這個人，我自去年直到如今一逕沒有見過他的面，可不知道這個時候還在大馬路不在大馬路？」王小屏道：「老實對你講了罷，我和修甫昨日兩點鐘到南誠信去找個朋友，恰恰的就遇見了他。我和修甫和他只見過一面，模模糊糊的一時記不起來，他卻不知怎樣的，一見了我們兩個就認得我們是和你一起的人。我們倒和他談了半天，他說如今搬到法馬路去了，再三再四的和我們說，要請你去一趟。今天下午四點鐘，他在南誠信老等，等候我們去了，大家一同到他那裡去。在我們面前說了许多好話，一定要我們和你同去，說是有什麼緊要的話兒他要和你說。我和修甫倒一口答應了他，講明今天和你一同到南誠信去，所以我們兩個人特地前來奉邀同去。這個時候已經差不多有三點多鐘，我們就此起馬何如？」

秋谷忽然笑道：「我倒忘了，還沒有和你們賀喜。」辛修甫和王小屏都愕然不解道：「我們有什麼喜事，要你賀喜？」秋谷笑道：「你們兩個新做了臥雲閣女東家那裡的相幫，頭銜新晉，封號榮加，堂堂的二品封典，松翎綠頂，榮耀非常，怎麼不要和你們賀喜呢？」這幾句話，把辛修甫和王小屏說得都狂笑起來。王小屏笑著說道：「你這個人委實的可惡，我們辛辛苦苦的和你們帶了一個信，不指望你的酬謝罷了，倒反要取笑我們！把我們當做燒湯烏龜，天下那有這般情理？」章秋谷笑道：「你們既沒有當他的相幫，為什麼要拼命的和他拉客人？這叫做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！」

修甫微微一笑，對著秋谷道：「我們已經來了多時，罵也給你罵了，取笑也給你取笑了，我們就算是個相幫，來請你這個客人的，就請你和我們一同去罷。」秋谷慢慢的笑道：「這幾句話兒不過大家打個哈哈罷了，也不是安心要罵你們。」王小屏連忙攔住他道：「走罷，走罷，不用講閒話了！」秋谷故意問道：「走到什麼地方去？」王小屏聽了嚷道：「你不用裝糊塗，裝糊塗也不中用！」秋谷笑道：「我不是裝糊塗，委實這幾天還不能出門，只好改天再奉陪你們的了。」王小屏道：「你要說謊也不是這般說法的。你說這幾天不能出門，昨天晚上在陸麗娟那裡吃晚飯的是那一個？」秋谷笑道：「昨天覺得精神好些，所以到麗娟那裡去坐一回兒。」

今天忽然又覺得精神不濟起來，所以不能出門。這個算不得說謊。」

王小屏聽了，一時說不出什麼來，只得說道：「我們昨天已經一口應許了他，一定和你同去。今天無論如何也要委屈你些同去一趟的了。」秋谷聽了便立起身來，對著王小屏打了一拱道：「對不起，我今天當真不能出去，先給你陪個禮兒好不好？」

王小屏聽了，不由得心上有些著急起來，道：「你的去不去不干我事，但是我昨天在他面前拍著胸脯一力擔承的，今天你不肯去，好象面上有些不好看。更兼他和我當面說明，只要把你同到南誠信去，便重重的送我一分酬儀。如今你不去，連我的酬儀都得不到手了，這便怎麼樣呢？」秋谷聽了，也不開口。

辛修甫對著王小屏笑道：「怎麼你這樣的一個人也忽然糊塗起來？這樣就口饅頭的事情，他那裡肯不去，不過口中說說罷了。」王小屏聽了恍然大悟，也笑道：「我只為急於要得他的謝儀，就連這件事情的利輕利重都忘了。這件事情在他身上是大有便宜的，我不過想得些表面上的利益就是了。只想著自己身上的便宜，卻忘了別人身上的利益。這樣一件小小的事情尚且如此，怪不得如今的那班飯桶辦起公事來，只知道一味的拼命要錢，卻不顧以後的許多禍患。『利令智昏』，古人的說話果然不錯。」秋谷笑道：「講講閒話，忽然發出這樣的大議論來，足見你是個古文家，講的話兒都是胎息《史》《漢》的。」王小屏不覺笑道：「算了罷，不用俏皮了。你要是去的，我們就一同去；你若是不去，我們就對不起，要少陪了。」

秋谷不語，卻把桌子上的電鈴一按，「噶啾啾」的響了一陣。門簾起處，便走進一個家人來，秋谷叫他去取件夾紗馬褂出來。辛修甫便向王小屏道：「何如？我就知道他不肯不去的。」秋谷微笑不語。一會兒馬褂取了出來，三個人一同出門，各人坐上包

車，不到一刻，早已到了法大馬路南誠信門外。

原來這個南誠信是個絕大的廣膏煙燈，卻是個住家野雞的總會。上海的那班野雞妓女，只有那些住家野雞裡頭著實有幾個出色的，大馬路長裕裡頭的已經差了好些，那些在四馬路拉客人的野雞妓女都是些下等的蹺腳貨。所以上海那班愛打野雞的人，略略上等些的，都是到南誠信去細細的物色那班住家野雞。每天下午四點鐘的時候，那些野雞妓女便接踵而來，老的少的，妍的媸的，似海灘上曬蚌蛤的一般，擠得個層層疊疊。章秋谷等來的時候，正是那班野雞妓女上市。章秋谷剛剛走到第二層樓上，早見迎面走過一個三□多歲的麗人來。正是：

絳唇珠袖，□年煙月之狂；泥玉焚蘭，一覺風塵之夢。

不知以後如何，且待下文分解。